

“福”: 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

□卢美松



脉和基础。自古及今后学者对其进行无数的诠释和解读,所著书籍汗牛充栋,即此可知它们在中华文化史上的权威地位。

随着祈福活动的频繁进行,内容不断增加,要求逐步提高,文人自身也在充实知识、传承业务、扩大队伍,在世代传承中,人数不断增加,形成数量可观

身在福中

□林朝晖

畏,我急忙低下头,不敢再出声。

不过,父亲也将对子女浓浓的爱,融入到他对“有口福”的淳朴理解中。城中心的西餐厅开业时,我嘴馋得不行,缠着父亲带我过去过瘾。父亲经不起软磨硬缠,终于答应我的要求。去西餐厅吃饭那天,我穿上新衣,跟过节日似的。父亲看着我大快朵颐地饱餐,自己却少动筷子,只笑嘻嘻地说:“孩子,你是身在福中哟!”

父亲多次调动工作,我们全家也跟随他的脚步搬家。在莆田时,一家四口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。厨房离屋子有很长的一段距离,打水、洗菜、

洗衣服,都要靠公用自来水龙头。日子虽然过得清贫艰苦,但其乐融融。回到福州,全家人又挤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住房条件和之前相比大有改善,父亲很知足。再后来,我们又从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搬到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。搬家那天,全家兴高采烈,父亲喜形于色,喃喃自语道:“住上了这么舒适的房子,以前想都不敢想!”等到我工作,搬进装修好的新家,请父亲来参观时,他连连发出感叹,语重心长地叮嘱我:“孩子,身在福中要知福!”

身在福中——从年少到成年,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这句

话的含义。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,福是物质生活的点滴改善与提升,福是努力工作之后的成就感与满足感,福是家人在一起的和睦与温馨……时代在前进,人们也实现着对幸福追求的一个个小愿望,收获着一个个小确幸,迈入美好生活,收获满满的“福”。

放眼有福之州,更是如此。一座座旧城新生,一条条大道如虹,一个个公园如画,一所所学校建起,百姓的日子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他们从黑灰“的确良”到时尚个性的服饰,从果腹到舌尖上的享受,从难得出远门到说走就

衣食是福

□郑雯斌

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褶子表达出来。祖父自然不懂《诗经》中“我仓既盈,我庾维亿”“以妥以侑,以介景福”描绘的那种丰收喜悦的雅致。但在年成时,我真实感受到祖父麻利动作下那颗激烈跳动的心,因为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回应,有了实实在在的回应。这是生命的福报和延续。

或许是幼年就与地和粮揉在一起,一直以来,我都感觉粮食不简单地只是粮食,它们是鲜活的。从在人的手中孕育,一路生长到结出果实滋养了人的生命,它们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。在田里劳作时,我经常可以感受到粮食的生命韵律,比如割稻的时候,一颗颗鼓囊囊的谷粒,藏在一穗结实的稻穗里面,剥开来着,谷粒还带着一点青湿和潮气。凝目良久,仿佛可以看到它们的一生——它们是如何在暗夜紧紧挨在一起相互扶持的,它们在细雨中聆听骨节生长时所发出的声音,在阳光灿烂的时候随风舞蹈……

有地就有粮,有粮就有了福。这与《说文解字》中对“福”最初的释义——“福”同“腹”,即吃饱肚子、吃饱是福是

相符的。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,彼时已是仓廪丰盈、衣食富足。我的记忆里,储存着许多粮食的味道,那是幸福的味道。

童年时,一个大家庭用一方土灶一口大铁锅做饭。天蒙蒙亮,米香顺着门缝缝爬上来了床,把我们唤醒。母亲用笊篱将半熟的米饭捞进饭甑,炊成干饭。余下的米汤抓一把糟菜扔进去,再撒几颗粗盐,就成了下饭的糟菜米汤。不忙的时节,母亲也会搓上几个饭团,内里裹着几个黄豆大的老红糖,软糯香甜通过舌尖一直穿到内心深处……

每年水稻收成双抢时,晌午过后,母亲会担着稀粥来到田里。这粥是母亲一大早就煮好了的,放入水井里凉了一个上午,是再好不过的解暑佳品。稀粥就着黄竹笋干,“呼噜呼噜”一口气好几碗便倒进肚里。有时,母亲会加些鱼腥草或是淡竹叶之类的中草药,喝了能防暑解渴,驱散了不少刈稻的辛苦。

饭与粥只是糯米作为食物最简单的呈现方式,母亲总是能把各种各样的粮食,做出令人感到温暖与幸福的味道。不止我的母亲如此,村里的每一位

的群体。有观点认为,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就是后世儒者的先驱。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称:“儒,柔也,术士之称。”唐颜师古曰“凡有道术者皆称儒”,正如今之所谓“学者”。因为上古占卜过程和对占卜结果的诠释包含了广泛的内容,涉及诸多领域,由此而造就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专门人才。诸子也者,就是分为诸多门类的学者先生。

随着时代推移、社会进步,层累地积聚起来的知识,分野而成多种学科与门类的专业文化知识。由此可知,经过夏、商、周三代1000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分蘖,其丰富与深刻程度可以想见。因此到春秋战国时期,自由的思想研究与知识传播,开明的学术交流与学派争锋,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爆发的高潮,诸子立说、百家争鸣,各逞其辩才与学识。

可以设想,如果没有以前长期的学问积累和人才储备,没有旧有专制制度的解体和常态传播、自由争鸣的社会文明条件,是很难出现文化昌明的盛世的。福文化在其肇始阶段因为促成了众多学术群体的形成,如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兵、农、名、医、杂、纵横、小说等上百种学术门类,中华文化因此空前繁荣。诸子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,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,为中华文明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如今,对福祉的追求几乎关涉所有人群,福文化泛化而为不分时空的存在,如同阳光、空气一样,随处可见,为人所需。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创造,普及于世界,嘉惠于大众。由上可见,中华文化是祭祀祈福发其端,更由世代相传的福文化活动延其绪,进而有文字的出现、礼乐礼仪制度的产生,更进一步则有作为知识载体和文化传播者的出现。这一系列文明事象与文化形态的存在,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,延绵不绝的文明传统,并且随时代发展而日见创新与壮大。

走的旅行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何为福?我想,身在有福之州,是最能够体会到福之含义的了。每逢周末,到福州各处走走看看,游走在“闽江之心”,只见光影迷幻,传统古韵与时尚月光在这里交汇融合;徜徉在上下杭,月光和灯火缠绵,水雾和灯火光影绰绰;行走在三坊七巷,那里的白墙灰瓦,如耳语般低低倾诉着千年间悲欢离合的过往……真正让人感觉到,福州是一块福地。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幢又一幢古色古香的住宅,都蕴藏着一个个温暖的“福”字。

在这块福气宝地上行走,总会觉得特别的舒心与温暖。走累了,去温泉池通身一泡,舒筋活血,彻头彻脚红通通,十分幸福和舒爽。从温泉浴中出来,再来小吃店,要一碗福州特产鱼丸拌面,听一曲旋律优美的《有福之州》,遥望远方的福道在山上盘旋,小灯笼似的福福高高挂在树枝上。那一刻,脑海忽然闪出父亲的影子,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:“孩子,身在福中要知福哟!”



一段书香可致福

□陈常飞

闽地自古有“海滨邹鲁,文献名邦”声誉,历代俊贤辈出,皆以实践儒家“福德观”为要旨,传统经世致用之学术传统。许多世家大族无不重视家风传承,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强调诗书传家,以求福荫后代。

福州是闽省藏书重镇,私家藏书、寺观藏书、书院藏书的历史名扬久远。藏书事业不同于一般文化,它不仅是一个“专业”、一种文化现象或一段小众历史,它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。历代士人通过藏书以饱览经卷,提升境界,此读书过程即为增福之本。

清代文学家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有一段很精辟的话:“有工夫读书,谓之福;有力量济人,谓之福;有学问著述,谓之福;无是非到耳,谓之福;有多闻直谅之友,谓之福。”这是关于读书是福的经典论述。历代许多文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发出读书是福的言论。如福州文人林宾日有联句云:“清茶淡饭布衣裳,那些福老夫享了。”文人清闲时多与书籍为伴,故知其中也潜藏着有闲读书是福的理论。近现代海军将领陈季良笔下的题花厅联也直白地写出有闲读书为福:“竹里静消无事福,花间补读未完书。”

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,有“一代福人”之称。清王叔兰贺梁章钜七十寿联云:“二十举乡,三十登第……七十归田,须知此后逍遥,一代福人多暇日。”梁章钜喜读书、勤著述、好藏书,一生共著诗文近70种,藏书多达10余万卷。陈寿祺是经学大师,林则徐更是将他称的藏书楼比作“琅嬛福地”,有诗云:“入室崔嵬五万编,琅嬛福地地行仙。”(林则徐《云左山房诗抄》卷二)而龚易图大通楼、乌石山房藏书更是号称当年闽省之最,直与清末江南“陋室楼”“铁琴铜剑楼”“八千卷嘉惠堂”媲美。龚易图将藏书作为传家之福,交代说:“舍此他无术可嗜,贫儿骤富便成痴。”将藏书事业看作比侯封拜还更重要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深存大爱,肯将自家藏书面向社会开放,在其环碧轩大通楼上,曾有一联云:“藏书岂为儿孙计,有志都教馆阁登。”在图书馆事业未发达以前,此举为造福社会的举措。20世纪50年代,龚氏家族代表还将“大通楼”藏书15000余卷、4000余册捐赠给福建省图书馆,以福惠更多读书人。

福建自古文风兴盛,此文教之福多赖于藏书事业。由宋迄清,我省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还有:莆田方氏藏书楼、吴与书室、郑樵夹溪草堂、陈第世善堂、谢肇淛小草斋,等等。古代学人认为拥有藏书才是读书人完满的生命状态,正如清人张金吾所说:“藏书者,诵读之资,学问之本也。”据相关统计,仅宋代福建藏书家就有107人,明清两代更是书楼林立,藏书家辈出。

藏书事业生动诠释了中华福文化的内涵。为读书而藏书,是学人共同理想,也是这批群体的养福之资、致福之路、造福之进阶。他们潜心书事,在藏书、读书的过程中乐享清福,同时通过读书以求经世致用,为社会谋求福祉。



六岁时,我便被母亲领着去看地,地就在小村的河岸边。她说,这个世界很大,人很多,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地,我能有一片地是我的福。那意思我清楚,是小时候跟着她一起下地干活了。村人遇到母亲也会说:“娃能下地了,您就要享福咯。”

在吃食都源于地的村,有地便是有福。一道道长短不一的田埂将地阻隔,仿佛一条条涌动的血脉,交错延伸,连接着粮食、劳作和希冀。我走在田埂上,望着那小块小块装着水的地,当时秋天,地里不仅装着水还装着正在逐渐转黄的水稻,看上去浩浩荡荡,金灿灿的,那是我们全家人播下的希望,也是大半